



# 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認可公共性質慈善機構)

# 通訊 207 期

## 目錄

編輯小語 — 呂德恒	02
米埔近況 — 楊路年	03
五十年週年待輯	
會員通訊五十年(三) — 尹璉	04
陸軍元帥約翰·集蒲爵士(John Chapple)來信 — Sir John Chapple	07
三十年鳥會情緣 — 林超英	09
香港年度紀錄(2006) — Graham Talbot	12
濕地公園觀鳥導賞奇遇 — 文權溢	14
紅耳B失蹤之謎 — 壞蛋1號	14
許維樞先生訃文及簡歷	15
鳥類報告2008年1月至3月 — Richard Lewthwaite	16
香港觀鳥會活動	19

出版者：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 辦公室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480號  
鴻寶商業大廈14樓  
電話：(852) 2377 4387  
傳真：(852) 2314 3687

### 觀鳥熱線：

(852) 2465 6690 (中文)  
(852) 2667 4537 (英文)

### 網頁：

www.hkbws.org.hk



鳴謝：統籌 / 李慧珠 (bulletin@hkbws.org.hk)

編輯 / 呂德恒

助理照片編輯 / 黃卓研

撰文 / 呂德恒、楊路年、尹璉、Sir John Chapple、  
Graham Talbot、林超英、文權溢、壞蛋1號、  
Richard Lewthwaite

翻譯 / 楊詠琪、黃亞萍、林超英、李雅婷、連寶玲、  
李美娟

打字 / 洪維銘

攝影 / 何志剛、陳燕明、黃理沛、江敏兒、老車、  
任德政、Tony Hung、Allen、陳家強、謝鑑超、  
森美與雲泥、Jacky Chan、文權溢、壞蛋1號

封面攝影：白尾鸛 — 何志剛

設計：Harvest (HK) Production Co.

印刷：Y & K Printing Co.

本通訊所載的所有文字、繪圖及照片，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複印及儲存於可存取系統或傳送。根據現行「版權條例」允許之私人研究、研習、評賞等，則屬例外。書中文字、照片和繪圖的知識產權均屬於提供文章、照片的作者、攝影師和繪圖者所有。

榮譽會長	林超英先生	
香港觀鳥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	張浩輝博士	
副主席	吳祖南博士	吳敏先生
義務秘書	陳慶麟先生	
義務司庫	周智良小姐	
義務紀錄主任	Mr. Richard Lewthwaite	
執行委員	方健華先生	李慧珠小姐
	Mr. John Allcock	
	區俊茵小姐	劉偉民先生
	蘇毅雄先生	
	紅耳鸛俱樂部主席—梁國華先生	

英國代表  
Mr. Richard Stott email: hkbwsuk@aol.com

義務核數師

黃林梁郭會計師事務所

會員事務委員會		
主席	李慧珠小姐	
委員	周智良小姐	詹玉明小姐
	葉大維先生	陳慶麟先生

紀錄委員會		
主席	賈知行先生	
委員	利雅德先生	張浩輝博士
	利偉文博士	余日東先生
	Mr. Richard Lewthwaite	

鳥類調查統籌委員會		
主席	Mr. John Allcock	
委員	張浩輝	余日東

自然保育委員會		
主席	吳敏先生	
委員	吳祖南博士	方健華先生
	葉志立博士	

教育及推廣委員會		
主席	劉偉民先生	
委員	呂德恒先生	洪維銘先生
	區俊茵小姐	陳明明先生
	陳季伯先生	馮寶基先生
	盧世章先生	陳皓賢先生
	陳琚璋先生	任永耀先生
	黃志俊先生	

紅耳鸛俱樂部		
主席	梁國華先生	
副主席	黃潮樞先生	
秘書	鄭金源先生	
委員	蔡松柏先生	陳季伯先生

香港觀鳥會—中國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		
主席	張浩輝博士	
委員	Mr. Richard Lewthwaite	
	楊路年博士	余日東先生

網頁主管  
李國誠先生

年報編輯  
賈知行先生

職員		
中國項目主任	張嘉穎小姐	
中國項目主任(雲南)	董江天小姐	
經理(項目及傳訊)	羅偉仁先生	
項目主任	楊莉琪小姐	
鳥類調查員	何維俊先生	

本期通訊最值得留意的文章，相信非會長林超英先生的《三十年鳥會情緣》莫屬！細閱文章，會對香港觀鳥會的歷史有多一分認識，亦了解早年的觀鳥學習活動是頗艱辛的。對比現時，觀鳥班、圖鑑、網頁等等資源豐富得多，多得前輩的努力，這一代觀鳥初學者幸福得多呢！

### 辦公室新址

香港觀鳥會已遷往下列新址：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80號鴻寶商業大廈14樓

電話：2377 4387

傳真：2314 3687

電郵：[hkbws@hkbws.org.hk](mailto:hkbws@hkbws.org.hk)



## 1. 2008年度香港觀鳥大賽及21號基圍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下稱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五百萬元，用作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包括生境管理及自然保育。當中約百份之二十之來自每年一度舉辦的籌款活動—香港觀鳥大賽。今年，該項大賽於4月11至12日舉行，經多支參賽隊伍努力募捐，共籌得一百四十多萬。

今年籌得的款項將用作管理米埔21號基圍，包括挖除塘底泥濘及轉變成另一個在潮漲時適合水鳥棲息的池塘。這個新池塘跟16/17號基圍互相補足。當16/17號基圍進行例行的挖泥工程，新池塘便可在漲潮時為水鳥提供合適的棲息地。21號基圍的挖土工程將於2008年7月至10月進行。2009年夏季，池塘內將建設小島，跟16/17號基圍的類同。

## 2. 12號基圍挖泥工程

12號基圍的水道，大部份受蘆葦嚴重阻塞，水流減少，尤其是內部的水道。為此，今年夏季將進行挖泥工程。

## 3. 維修水禽飼養池（15號a魚塘）

每年冬季，大量遷徙水鴨飛抵水禽飼養池作中途棲息，直至翌年初春便飛返北方。這段時期，遷徙水鴨的排泄物等經轉化後，為池水帶來大量營養物。因此，飼養池必須排水，待夏季及秋季注入雨水，令池水回復原有的水質。在池水排放期間，黑翅長腳鵝成鳥及幼鳥在飼養池的淺水區覓食。這項管理可能惠及在池內島嶼繁殖的黑翅長腳鵝。

位於水禽飼養池左邊的15號a魚塘，其提岸（毗隣商用魚塘）多處出現滲漏，須要進行維修。基金會打算在今年夏季，待黑翅長腳鵝幼鳥長成至會飛，便利用鋤耕機及推土機來加厚提岸的泥土，以作強化之效用。

## 4. 24號c池塘水牛研究結果

基金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完成為期18個月的米埔水牛研究，並已於2008年4月公佈研究結果。各位可於WWF網站瀏覽（[www.wwf.org.hk/eng/maipo/randm/reports.php](http://www.wwf.org.hk/eng/maipo/randm/reports.php)）。該項研究顯示，跟未被管理的地方相比，在1.8公頃的淡水池塘內，一隻水牛對鳥類數量及鳥類密度產生正面的影響，以及可控制植被。研究結果又顯示人工收剪植被及放牧產生的效果相似，而長期放牧（五年以上）可減少管理資源及經費。基於這項研究結果，米埔自然保護區將繼續放牧水牛及進行相關研究。

## 5. 米埔人工巢箱

五月上旬，在米埔停車場內，訪客中心旁的樹木（近職員單車房）已安裝兩個人工巢箱。其中一個設有三個室，另一個設有中型洞口。

設有三個室的人工巢箱按樹麻雀的需要而設計，據觀察所知，於人工巢箱安裝後一星期，樹麻雀攜帶築巢物料入內。另一個設中型洞口的人工巢箱則按灰背棕鳥的需要而設計，前兩個夏季，灰背棕鳥在停車場附近的電箱內築巢，這個人工巢箱或可成為築巢地點的更佳選擇。基金會擬定於2009年春季，在停車場及教育中心附近安裝更多人工巢箱，期望可吸引更多雀鳥在保護區內繁殖。



# 五十週年特輯

會員通訊五十年(三) —尹璉

週年紀念  
50<sup>th</sup> Anniversary  
1957-2007  
香港觀鳥會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 Verity Picken

在Verity的領導下鳥會出版有了新動力。在她首次編輯的通訊內，她鼓勵會員參與國際性運動反對破壞環境的工程 - 包括反對在日本南部伊豆諸島之一的三宅島興建美軍基地的建議；以及反對在冰島國際重要湖泊Myvatn開採矽藻土。

1986年觀鳥大賽由Ken Searle's專業隊勝出，並籌得善款港元11萬6千，而Verity的女子隊也巾幗不讓鬚眉，善款達港元11萬1千。我參與的世界自然基金會，安排了直升機為本隊大賽交通工具，成了前無古人、極富娛樂性的舉動，可惜並未能因此取勝。

定期到國內觀鳥活動也增加了，這些迷人的觀鳥旅程報告，都在通訊內刊登。

新的通訊風格清新明確，更邀請會員提交會徽設計。通訊內刊登了使用米埔自然保護區內七個新觀鳥屋的指引，還有闡明如何經過紅樹林前往浮橋觀鳥屋。

鳥會創辦成員之一Frank Walker，慷慨地把他擁有的記錄及照片，送贈給鳥會的資料庫，當中包括長嘴鴿(已降級F類)。1986年10月23日愛丁堡公爵殿下再訪米埔，為野生動物教育中心主持排場講究的開幕典禮。然而，因他在中國發表的「眯眼睛」言論，新聞界對他到港反應負面。

第122期(1986年12月)通訊，記錄了港督尤德爵士在任去世的哀訊，並詳述他在推廣米埔項目及促進香港保育工作的巨大貢獻。與此同時John Chapple

回顧Mike Webster及Fred Hechtel過去如何為環境保育與漠不關心的官僚孤軍作戰。

第124期(1987年6月)通訊是觀鳥報告極盛時期，刊登不少於14份的活動報告。包括在吐露港渡輪上，開香檳慶祝大浪灣觀鳥活動十週年紀念。東龍洲是新開發觀鳥點，可惜這個容易前往的地點不久便成了回憶。這些觀鳥活動報告，在觀鳥歷史上擁有重要意義。例如，早期大嶼山觀鳥報告，可讓我們略知未興建赤立角機場之前的田園鄉村風味。

Peter Stevens 及Stewart Smith 以風趣機智的文筆在通訊出現，連林超英也加入，一起作樂。John Burton的1989年大尾督觀鳥報告，或許只有皇家香港「鬼佬」警察才懂得欣賞。除了鳥況及生境這些報告讓我們對當代領隊了解更多一點。其中最搞笑的活動，莫過於由主席郭家榮領隊的林村谷觀鳥遠足，曾創下啤酒罐過百，數目比鳥種還多的紀錄。

鳥會已累積數千港元捐款，以贊助合適項目。通訊把1987年會員大會上主席的話全文照錄，散漫的風格盡顯耳語流傳，是時候鳥會要進取多些。

不論你喜歡與否？鳥類環誌成為米埔自然保護區其中項目之一，並由梅偉義於通訊內定時報告。梅先生更為會員送上最新米埔消息和揭發通過香港和今人痛心的野生動物貿易。書評包括主席郭家榮似假還真地評論尹璉及費嘉倫的新版香港鳥書，相信把中文讀者弄得一頭霧水。

帶有英國雜誌British Birds風格的鳥類行為簡報，開始於通訊出現，首數篇之一是橙腹葉鵯模仿其他鳥類的報告。香港大學植物學系Richard Corlett 撰寫「雀鳥與植物」，更邀請會員去聽一個有關食果動物及鳥類和果實的散播的演講。

在粉嶺警察機動部隊警官餐廳舉行的咖哩午餐，是一項受歡迎的周年聚會。在秋高氣爽，風和日麗的日子，這些家庭聚會都會安排在觀鳥活動後舉行。還有，那時呼氣測醉器還沒抵港。

1988年的香港觀鳥大賽，石鵯隊以驚人的164鳥種取勝，在這個非凡的日子，共錄得鳥種237種，並為米埔自然保護區籌得善款超過一百萬港元。

隨著會員增長，有更多會員到海外觀鳥旅遊，通訊是敘述這些旅遊故事的最佳地方。例如，Stewart Smith十分幸運地贏取1987觀鳥大賽贊助商的獎品，前往尼泊爾旅遊。他寫了一份令人垂涎的觀鳥遊記。無論是本地的、或是國內觀鳥報告，如果匯集成書，或許未能列入南華早報最暢銷讀本，但實在是美妙的讀物。

## 擴大羅網

鳥會通訊仍未成熟，但是改進如箭在弦。

香港人對香港鳥類的興趣逐漸形成，實例有林超英報告他領隊的大埔滘觀鳥活動，有勇敢的鄧鏡波中學同學參加，雖然大埔滘或許並非一個激發孩子對雀鳥興趣的最佳地點。

廣東話觀鳥入門課程首次舉辦，實現了一會兩制。為學生舉辦的迷你觀鳥大賽在米埔舉行。部分鳥會觀鳥活動有旅遊巴士接送的安排，方便更多人參加。

除了閒餘觀鳥活動，鳥會通訊加入了學術性的鳥類研究和調查報告。在通訊上招募專才，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贊助在雲南西雙版納進行的鳥類調查。米埔與日本長崎出島有環誌大葦鶯往還，但出島濕地正受嚴峻的威脅，會員被邀支援抗議運動。楊路年徵求義工協助在進行中的三年鷺鳥調查項目。夏季鳥類繁殖調查在大埔滘進行，或許這可發展成更廣泛的鳥類繁殖調查。Martin Williams 寫北戴河秋季鳥類遷徙，以及鳥會派代表參加國際鳥盟會議，都刊

登在通訊內。當然，不會缺少觀鳥賞鳥的分享，華仁書院Coghlan神父分享距離彌敦道祇有五分鐘步程處的觀鳥樂；一位鳥友來函，觀鳥者一天內錄得14種猛禽；另外一位則在炎夏的米埔錄得涉禽20種。

## 茶杯裡的風波

第135期（1990年3月）通訊，Mike Chalmers 為各種紀錄和鳥類名單設立複雜規則，並把他認同的各項香港紀錄刊登，包括「一天鳥種最高紀錄」是觀鳥大賽石鵯隊164種的紀錄、「一年鳥種最高紀錄」- Lewthwaite 在1989年錄得307種、「香港鳥種最高紀錄」- Chalmers 及 Kennerley 351種、「環誌鳥種最高紀錄」- 梅偉義129種，還有「香港首次錄得鳥種」的最高紀錄是梅偉義12種。我一向相信觀鳥背後的動機是科學，對於把觀鳥視為運動的概念，感到不自在。美國觀鳥者沒疑慮地把觀鳥視為高爾夫球一樣，設有聯賽成績紀錄和排名表，以及詳細的規則決定什麼可入帳，什麼不可。自蒸汽火車不再在英國土地行走後，部份年青人把收集對象轉移到雀鳥去，鳥類名單取代了火車頭編號。令我困惑惱怒的是我懷疑（其實沒有道理）米埔鳥環誌活動，目的是為了讓一位精英人士增加鳥種記錄，而不真正的為科研而進行。

深思熟慮後，我動筆寫了可能是鳥會通訊史上唯一一封致編輯的信，內容回應Chalmers鳥類紀錄和名單的文章。信件在第136期（1990年6月）通訊刊登。這封信雖然以愚人節為發信日期，卻激發一場難以想像的風波，直到六年後我離開香港時，仍然有人在爭辯。無辜的Verity 更被人批評好把該信件刊登。言論自由？公正地看，有些會員只把該信看作開玩笑，一位英國著名外交官認為，信件內容風趣而一矢中的。

在第137期（1990年9月）通訊，Verity在「名單最後的話」The Last Word in Listing總結各會員的觀點和評論，在尾段結束時，作了或許是最辛辣的評註：「最後，有數位會員感到奇怪，何解受嚴重污染的后海灣，所得的回響也不及一封有關回應鳥類名單的書信？」



## 送舊迎新

在第138期（1990年12月）通訊充滿國際風味。英國有名電視廣播員及觀鳥者，Tony Soper 乘搭遊輪 Canberra 途經香港，抽空與鳥會會員分享講題「滿佈鳥類的海洋」。通訊內宣傳在以色列埃拉特舉行春季遷徙觀鳥節，還有到塞爾維亞特別保護區觀鳥的旅行團。剛到港的英國觀鳥者利雅德，分享他在馬來西亞 雪蘭莪參與的國際觀鳥大賽經驗。通訊刊登了可能是第一張的鳥類圖像，是一隻猛禽的草描，牠從新加坡乘搭軍艦到港。至於本地消息，Stewart Smith 鼓勵大家作定點的長期鳥類觀察，他把在摩星嶺地區觀察所得與會員分享。

Liz Leven 接手通訊的編輯工作，通訊使用時髦的分欄格式。電腦化的時代抵達鳥會，她要求大家遞交電腦磁碟投稿。電腦為香港創造數個新鳥種「Purple Gallisude, Think-billed Warbler, White-browed Shrink Babbler, Chestnut-floated White-eye, Siber-eared Thesia, Green Jag, Slaty-bashed Gull 和 White-vested Mynah」！

鳥會舉行晚餐聚會歡送貢獻巨大的Mike Webster。1991年香港觀鳥大賽，兩隊觀鳥老手郭家榮隊與尹璉隊同奪冠軍，但Searle專業隊所籌得善款數目，卻遙遙領先。

第141期（1991年9月）的通訊吸引力大增，因加添了Jeremy Pearse繪畫的三種燕鷗、游隼、白枕鶴、灰鵲鴿和壽帶等惹人注目的線條畫。其後的通訊加入更多漂亮插圖。

1992年會員大會，林超英獲推選為中文會員通訊編輯。林超英為與尹璉、費嘉倫合著本地鳥類圖鑑正為中文版努力奮鬥中。

第145期（1992年9月）通訊宣佈於香港水域發現白腰燕鷗。天水圍魚塘成了香港的最新觀鳥熱點，通訊刊登了如何前往的詳細地圖。在接著一期通訊內Mike Chalmers 建議進行新的鳥類繁殖調查及冬季鳥類普查。賈知行寫了一篇令人沮喪的「黑嘴鷗步向滅絕？」通訊刊登更多海外觀鳥報告，特別是中國內地觀鳥報告。還有，中、英語觀鳥熱線開始運作。

或許何桃君女士是香港最偉大的無名英雄。沒有何女士過往十年的默默耕耘、孜孜不倦地努力誘導政府高層，甚至皇族，或許香港沒有米埔這個自然保護區可讓我們觀賞鳥類。她日夜辛勤工作，奔波列國，不取分文為港人保留和善用香港最美好的郊野環境。何女士是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榮譽總幹事。部分人認為她最少也該獲得勳章，甚至該封為女爵士，很可惜她開罪了太多權貴高官。在第147期（1993年3月）通訊的第二頁平淡地宣佈何女士離港的消息。雖然她不是鳥會會員，但該獲得更熱誠的歡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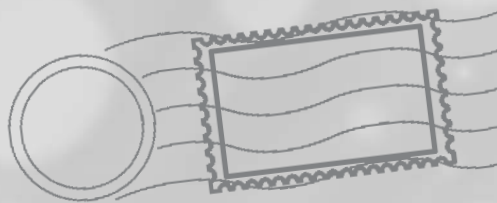
郭家榮於1993年退下主席職位，由Richard Stott 接任。香港正處於過渡期和面對轉變。Richard掌舵帶領鳥會迎接轉變，林超英被選為副主席，吳祖南加入委員會和擔任新設立的保育主任職位。

## 待續...



50<sup>th</sup> Anniversary  
1957-2007  
香港觀鳥會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 陸軍元帥 約翰·集蒲爵士 (John Chapple) 來信



本人欣然收妥和讀畢香港觀鳥會二零四號期刊（二零零七年夏季號），並深感榮幸獲尹璉（Clive Viney）及衛德仁（Brian Wilson）於文中提及。他們的文章趣味盎然，勾起我無數歡樂回憶。根據數年前我為國防部編纂的資料，我撰寫以下文章，記錄一九五零年代末期至八零年代初期有關保育的回憶。

本人榮幸先後五次於香港服役，每次兩年至兩年半，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最後一次於一九八二年結束。首四次居於新界區（一九八零年前，從沒有機會在港島渡過一夜）。首個軍營位於新界上水新田附近，名為「娜威農場」。該處能遠眺米埔自然保護區北部和中港邊境，以下談的主要是這一帶。我慶幸每次重臨香港，均見此處的保護、存護、保育和管理等各方面向前邁一大步。

五十年代的香港，新界仍屬一片鄉郊地區，沒有什麼豬舍和魚塘，樹木稀少，疏落的老鄉村多被稻田重重包圍，都市發展仍未開始。當時，新田、米埔和後海灣沼澤均屬荒蕪之地。基圍（潮水出入的蝦場）全面運作。當時，那並沒有太多紅樹林，只有大量蘆葦塘和泥灘。雖然這一帶看來像荒地，其實是遭受像人工蝦場等人為因素造成的人造地區，這些環境飽遭人類干擾，打獵（包括射擊、陷阱、網捕）活動不絕而且不受控制，令雀鳥飽遭折磨。然而，該區仍屬能讓雀鳥嚮往的地方。駐守新界區的數位陸軍人員很是鍾愛這片土地，並不斷游說該區理民府禁止非法殺害雀鳥。可惜，當時沒有多少香港人對此表示關注。事實上，幾乎沒有多少人聽聞過米埔這個地方，幸好，理民府對有關事宜深表同情和關注。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間在港的鳥友有麥衛道（Maxwell Macfarlane），他是香港觀鳥會的早期會員之一，是駐石崗的皇家炮兵隊員，還有韋家安（Brian Webster）則是駐港英軍總部工作人員。

當年，要步行參觀沼澤地區是頗困難的事；要前往由邊境對面居民擁有的基圍更屬天方夜譚。

踏入六十年代，香港農業經歷巨大轉變：很多沼澤被填土建造屋宇或豬舍及家禽養殖場；其他沼澤則被灌水成為魚塘。這些深水魚塘根本無法為涉禽提供合適的生活環境。

失控的房屋建築逐漸蠶食這個地區。大批難民自邊境湧入香港，加上六十年代後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香港沿著邊境建成道路和鐵絲網，駐港陸軍獲授權負責邊境防衛。最後，香港政府花費大量公帑，將邊境防衛網延伸至蝦場以外、紅樹林及泥灘之中。部份環保人士關注此舉最終會破壞米埔沼澤。事實上，邊境防衛起了正面的作用。軍事控制對進出人流作出管制；軍防巡邏堵塞非法入境者（再不稱為難民），變成不斷的監察，有效停止了區內的非法捕獵；交通管制有助推動正面的環境學術研究以及浮橋和觀鳥屋的興建。興建鐵絲網圍欄的同時，必須同時沿邊興建道路。故此，在很多遭荒廢的舊基圍外圍興建了道路，基圍水閘口亦同時獲得保存和維修。這些道路和圍欄對位於欄外的紅樹林造成生態影響，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

七十年代初，彼得·史葛（Peter Scott）訪港。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和我邀請他往訪米埔名為石山的小山丘。史



葛提及，羅紋鴨是唯一他沒有在野外觀察到的水鳥品種。我不明白他為何沒有看過野生羅紋鴨，但就在當時，一隻雄性羅紋鴨就出現在山丘對下位置！史葛成為我們的盟友，隨後還有來自 Slimbridge 的重要報告和寶貴支持。（編者註：史葛是著名保育先鋒，於 Slimbridge 成立全球第一個濕地公園。）

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香港部份地區的保育地位獲得提升（包括保育區和保護區等等）。以香港觀鳥會成員為主的熱心人士對此付出極大心血。其中，保育的最困難之處，在於游說香港政府增強控制土地用途的改變。

一九八零年前後，我最後一次，亦即第五次來港服役，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成立，為本地環境保育作出巨大貢獻。基金會的慣例是部份籌募所得的經費必須投放於本地環保項目，而當時米埔是唯一值得保育的項目。縱使當時只有少數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市民聽過米埔的名字，但這卻無損基金會的工作。基金會根據 Slimbridge 及其他地區專家撰寫的專業報告，撰寫了計劃書，只欠香港政府同意和撥款。當時，政府正考慮建設香港新國際機場，后海灣是主要選址之一，故此，計劃的提出正合時宜。

其後數年，世界自然基金會陸續購入或接收土地建立米埔自然保護區，而其容納鳥類的能力亦因應優良土地管理而獲得大幅提升。訪客中心、觀鳥屋、浮橋、植物等等都使米埔自然保護區別有特色。保護區趕及於香港回歸前成為國際重要濕地公約（又稱「拉姆薩爾公約」）下的重要濕地。

米埔從來不是軍事用地，大部份保育工作均由少數熱心官員和業餘人士加上眾多慷慨的熱心人士支持而成事。我有幸參與上述多個主要時刻而深感安慰，於五十年代當副官，於六十年代當連長，七十年代陸軍司令，以及在八十年代當駐港三軍總司令和成為行政局成員之一。作為行政局一員，本人有幸能代表米埔發表意見。當時，曾經擔任理民官和後來出任新界理民官，行政區成員的鍾逸傑爵士（Sir David Akers - Jones）是我在香港政府內的好伙伴和支持者。

五十年前我首次得見米埔時，香港的小孩子從沒聽過「環境」或「保育」，也從沒有參觀過任何自然保護區，原因很簡單，因為根本就沒有保護區。

我無意在上述提及的事情中邀功，這些敘述是為了反映保育工作所費時間極長，既要讓社會的觀念改變，要讓管理生境逐漸達至理想的平衡。

從米埔的故事可以總結出更多的經驗。軍事譬喻「瞄準目標」明顯重要，保安需要和良好的土地運用可以共存，正如米埔所示，保安和防衛可以對保護區有利，舉例說，當年的防衛經費應付了部份的保育成本。我們這群關心環境的人一定以我們的行為和熱心，協助影響政府、商界和各界人士。

John Chapple（陸軍元帥約翰·集蒲爵士，GCB，CBE，DL）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 三十年 鳥會情緣

— 林超英

最近偶然翻了一下家中有關觀鳥的舊材料，意外地找到1976年底首次上觀鳥課的手記，勾起了無數愉快的回憶。我的觀鳥會會籍從1977年算起，到執筆時（2007）剛好三十周年，在中國人來說是半個甲子。一個嗜好竟然維持了這麼長一段日子，不得不說是緣份。

1976年9月27日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現在稱為專業及持續進修學院）「香港鳥類」第一課，當時任香港觀鳥會主席的Mike Webster先生（以下簡稱韋先生）任講師。我第一次知道香港的鳥類有360種左右，主要是冬候鳥，而且鳥類遷徙很受天氣影響，甚至有人用天文台的雷達資料研究遷徙鳥從婆羅洲直飛香港的情況，有點意外，也有點高興，原來我的職業和鳥類頗有關係。

當年香港還沒有鳥種齊全的彩色鳥類圖鑑，韋先生講授觀鳥全靠鳥友們捐給觀鳥會的幻燈片。學生如我，在課堂上要以極高速度記下各鳥種的觀察要點，間中加入一些草草的素描，例見圖一。後來到野外辨認鳥類，靠的就是這些東西，以及不斷地向師傅提問。因此，學習的難度很大，進步亦很慢。

課程一共十講。最後一講，韋先生向我們介紹了與鳥類有關的自然保育問題，可以說是我認識保育課題的啟蒙課。當年最重大的事件是錦繡花園計劃侵入米埔濕地，香港觀鳥會大力反對，韋先生親見港督面陳利害，最終成功爭取把錦繡花園規劃面積縮減一半和把米埔濕地劃為限制進入區域。香港觀鳥會還建議把米埔發展成為自然保護區和水鳥公園，前者後來由觀鳥者支持成立的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管理（以下再



圖二 2000年我和Mike Webster在清邁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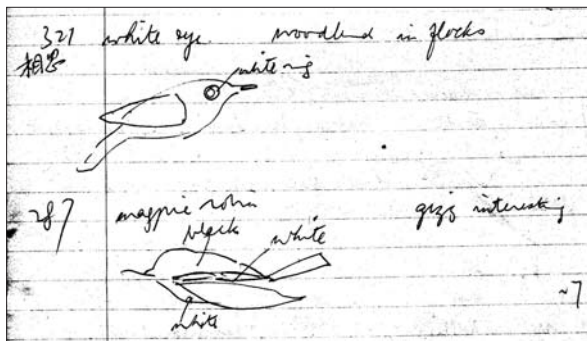
談），後者則要一直等到近來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在水圍建設香港濕地公園才算願望達成。

順帶一提，韋先生是香港自然保育的前輩，是另一綠色團體——長春社的創會會員之一，七十年代後期任長春社主席，他熱心環境保護，亦重視促進華人社會多關心環境，多留意傳承。他退休後隱居於泰國北部，我在2000年探望過他，很高興見到他老當益壯（圖二）。

上完「香港鳥類」課程，見過野外活生生的鳥類，感覺很震撼，我對觀鳥既陶醉亦沉迷，韋先生亦樂意見到有本地人接受了這門西方玩意，他到新界觀鳥時，會通知我搭順風車。如果去米埔或尖鼻咀，要早上三時半起床，四時半到九龍方的隧道出口上車，不能說不辛苦。此外，那時我的大孩子才一歲，年輕的父親竟然在假期清晨離家出走，回想起來也覺得有些荒唐。在此謹向內子致意，感謝她的包容與支持。

有權利便有義務，韋先生指導我觀鳥，我也接受他的鞭策，嘗試組織一些活動，吸引本地華人加入觀鳥行列，包括在朋友、同事之間組織野外觀鳥，甚至有觀鳥宿營，不過當時香港剛處於經濟起飛時期，大家的優先關注仍在改善生活，吃不飽和不解渴的觀鳥始終進入了不了民間，所以氣力花了不少，效果卻不顯著，加上自己的事業處於拼搏階段，年輕的家庭終究要精力維持，所以在衝刺一輪之後，觀鳥的事便稍為淡了下來。在華人之中推廣觀鳥的任務，主要由另一位鳥友張榮基承擔，他很用心地組織以廣東話講解的活動，大概在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發出中文通訊（見《會員通訊》第200期15頁），他的工作是華人融入觀鳥會的起點。

十年很快便過去了，成立不久的香港世界自然基金會在想辦法籌款購入米埔的魚塘和基圍，1985年決定舉辦以「觀鳥大賽」為名的公開籌款活動（1984年第一屆是兩隊外籍資深觀鳥者的私人對決，籌得數萬元），在鳥友的敦促下，張榮基出任領隊，組成「香港華人觀鳥隊」參賽，其他隊員有我、



圖一 1976年鳥類課程手稿

呂建邦和方振文，為了參賽，懶散的我不得不跟隊友一起操練。宣佈賽果時，我們跟其他隊伍的差距很大，雖然說籌款第一，但辨認鳥種能力比人家低的客觀事實不能否認，於是我們都多了一分推動力去提高鳥功。

八十年代中期，觀鳥者手上多了顏色繽紛和解說清楚的野外鳥類圖鑑，新型號直身雙筒望遠鏡面世，認真的觀鳥者陸續配備了單筒望遠鏡，隨著內地改革開放，資深觀鳥者開始到內地觀鳥，並研習在香港不易見的鳥種，一時之間，除了「軍備競賽」之外，鳥功提升也進入一個你追我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背景，加上觀鳥大賽的推動（也可說是壓力），我亦增加幾分努力，多跑野外鞏固辨認鳥類的能力。

1985年的觀鳥大賽籌得46萬，報章也有報導，很有宣傳作用，款項用來購買魚塘基圍，保障了水鳥的家園，大家都很高興。此後十多年，我都有參加觀鳥大賽，華人觀鳥隊記錄到的鳥種數目，由最初的80種到後來的140至150之間，有長足進步，根據手上殘存的紀錄，早期華人觀鳥隊成員，除前述之外，還有謝天佑、何潔美、李福信、李偉基、黃集祥、陳明明、馮寶基等，其中部份長期服務觀鳥會直到今天（見圖三）。觀鳥大賽籌款數目於1989年超過一百萬元大關，基圍一個又一個地購入，歸自然基金會所有，可以說，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地權由自然基金會擁有，全靠觀鳥會會友累積十多年的努力，也因此兩個會的關係一向十分密切。還有一點較少人知的是：浮橋盡頭的兩座浮動觀鳥屋是觀鳥會倡議、捐資和找尋額外贊助建成的，前輩鳥友Mike Chalmers更以他的工程專業知識，主理有關工程規劃。



圖三 1991年華人觀鳥隊，左起：黃集祥、李偉基、林超英、陳明明

八十年代後期，香港社會發展成熟，吃飽穿暖漸成理所當然，人們有餘暇尋找生活的趣味，開始有些學校邀請我去演講介紹觀鳥。我又建議自然基金會組織一些會員活動，他們從善如流，讓我在纜車徑的新辦事處主持幾場觀鳥為題的廣東話講座，講米埔水鳥或大埔澤林鳥的場合，有十人左右出席，但有一次講市區觀鳥則祇有聽眾一人，變成私家補習。近年與這位朋友碰頭，大家都十分回味當年這個難得的緣份。1989或1990年，我首次為基金會主持廣東話觀鳥班，既有課堂，亦有野外實習，使用的幻燈片是觀鳥會的材料，發給學員的文字和繪圖材料就倚靠Clive Viney（尹璉）和Karen Phillipps（費嘉倫）合著的《香港鳥類》（英文版）翻譯、影印和剪貼拼湊而成。我的觀鳥水平其實不高，但是帶引初學者入門尚算稱職，看到學員們高高興興地觀鳥，部

份更將它轉化成終身興趣，我滿心歡喜，能夠把觀鳥的開心傳開去，總算沒有浪費韋先生當年教我的心機。部份學員在課程後加入了觀鳥會，於是會員中華人的比例逐漸上升。自然基金會的觀鳥班我教了幾屆，直到基金會僱員中出現觀鳥高手接班為止。

觀鳥會會務方面，1986年我接手負責通訊中文版，1987年決定中英文版本完全對等（中文通訊的故事見《會員通訊》第200期）。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1993年時移交給陳明明，自此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觀鳥會活動。過去組織觀鳥活動都假設會員是有車階級，或要求他們自己找順風車乘搭，但是我覺得要普及觀鳥，必須考慮無車人士的情況，因此引進了旅遊車從九龍塘出發的安排，而且集合時間定得晚一些，免去我年輕時三時半起床之苦，總之就是要方便一般初有興趣的人們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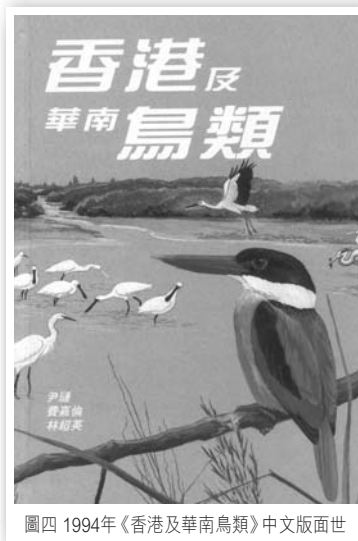
為了讓不懂英語的人士也有一本好的參考書，我接受尹璉的邀請，在他修訂《香港和華南鳥類》一書的同時翻譯出版中文版，由於有一份正職，翻譯用了大概兩年，於1994年面世（圖四）。有了這個基礎，1995年我首次在觀鳥會內主講觀鳥初階課程，1996年第一次帶領初學觀鳥者闖出香港，到福建武夷山觀鳥，那次旅程非常愉快，好吃翻尋味，1998年再與觀鳥新手遠征雲南，從此愈來愈多的華人觀鳥者自行組團到內地甚至海外觀鳥旅遊。

談到觀鳥旅遊，我的經驗始於1989年前往肯雅和1990年往鄱陽湖，1991至1995年先後多次到貴州、雲南，除了觀鳥，更多了認識生態與民生的關係，了解到兩者融和跟矛盾共存。

1994年我和張浩輝參加了由尹璉帶隊的四川觀鳥活動，學習了外籍鳥友每晚檢查野外觀鳥記錄的運作模式，並引進到後來華人外遊觀鳥活動中，這就是現時觀鳥旅遊晚上「開會」的緣起。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同年華人會員的數目首次超過外籍會員，我亦同年接任香港觀鳥會主席，成為第一個華人之席。這兩件事的出現表面上是偶然，其實是韋先生及他之後諸位主席主動支持鳥會本地化的成果，在香港，本來由洋人主導的會社像香港觀鳥會般成功過渡和融入主流社會的例子絕無僅有，對於我會前輩的遠見和努力，我深切懷念和感謝。

我接任主席之後，除了延續既有的觀鳥活動之外，還注意到鳥類的生活環境出現被侵蝕的問題，覺得必須在保育方面多幾分主動。因此，當政府發出新界幾個大分區的發展諮詢文件時，我們都積極地就保育自然的角度作出回應。在這方



圖四 1994年《香港及華南鳥類》中文版面世

面，吳祖南和吳敏（即Mike Kilburn）給我很大幫忙。1998年初，船灣淡水沼澤被人非法填塞，觀鳥會出面交涉，最後規劃署成功逼使土地擁有者把填土移走，並還原沼澤，是米埔事件之後，觀鳥會在保育戰線上的再一次勝利。過程中亦讓我了解到自然保育的複雜性。一個非政府團體怎樣在利益與權力的千絲萬縷中保持客觀、平衡和堅持，實在是很嚴峻的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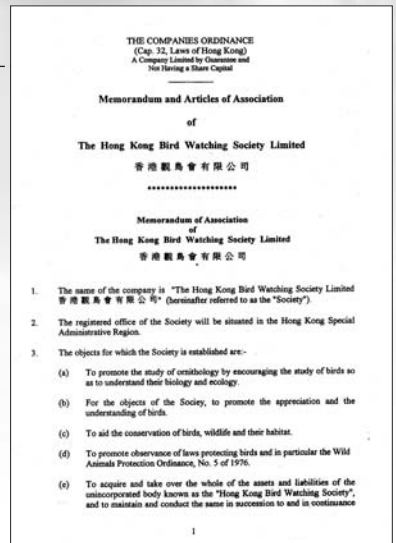
更大的考驗於1999年冒現。九廣鐵路刊憲，宣佈建設東鐵支線橫穿塱原，12月觀鳥會根據法律規定提出正式反對，啟動長達兩年的保護塱原運動，事件以鐵路鑽入地下隧道告終，詳細的故事載在《會員通訊》第174和177期。回想當時，我們面對財雄勢大的鐵路公司，又被標籤為「少數」的觀鳥者，運動起步時毫無勝算，幸好大量鳥友熱情投入，或寫信、或獻策、或幫忙聯繫友會和傳播媒介、或採取法律行動，總之，能走一步就一步，加上國際鳥盟派來專家提供科學支援，2000年內，我們談情、說理、講法律，逐步建立強大的社會訴求，10月16日環保署署長否決了東鐵支線的環境評估報告，成為全城聚焦的新聞報導（圖五）。我還清楚記得新聞發佈當日，鳥友奔走相告的喜悅之情，大家都覺得創造了奇蹟。事件後來更被《時代雜誌》（即Time）選為2000年全球五大環保好消息之一。2001年鐵路公司再在法律上糾纏，不過事件的高潮已過，破壞塱原的鐵路最終沒有出現。香港自然保育的歷史經過這個轉折點，我想是一番新的局面。香港觀鳥會作為運動的核心，展示了它在自然保育方面的強大能量。三十年前的米埔，現在的塱原，都是在觀鳥者的手上保下來的。

塱原運動的成功，有賴觀鳥會第一位全職職員馬嘉慧的辛勤工作。觀鳥會一向全靠志願者支撐，但是會員人數漸多，保育工作漸變複雜，無法再以舊模式運作，2000年初的會員大會作了一個大膽決定，租用辦公室和聘請職員。馬嘉慧五月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聯合其他綠色團體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解決塱原問題的構思，她的工作能力超人，午夜後發電子郵件是等閒事，她的熱心使大家都加把勁。有了職員，觀鳥會便多了一些新發展，2000年正式得到漁護署委託，進行全年的水鳥調查，另外開展了各種各樣的項目，如2000年起優質教育基金支持在中小學推廣觀鳥，2001年起「以自然為師」項目，在長者中推廣觀鳥，2003年舉辦全港「我最喜愛的雀鳥」選舉等。



圖五 2000年南華早報漫畫顯示鳥類的力量擊退火車（香港觀鳥會版權）

幾年之間，觀鳥會的周年財政由十萬元左右急升超越一百萬，以前的簡單運作模式再不足以應付新形勢，為了確保觀鳥會健康成長，我請執行委員會同意把觀鳥會轉化為不牟利的有限公司和豁免稅務的公共性質慈善團體。此事後來在2002年的特別會員大會上通過，至此觀鳥會的行政和財務符合了香港公司法的法律規範（圖六）。



圖六 香港觀鳥會成為「有限公司」文件首頁

2002年還有其他值得一記的事，包括紅耳鴉俱樂部（長者觀鳥導賞員的組織）開始運作，《香港鳥類名錄》(Avifauna of Hong Kong)出版，1970年以前的鳥類記錄移交香港歷史博物館等。

2000年至2003年期間，我應香港大學專業及進修學院的邀請，主持了幾期的野外觀鳥課程，就像當年的韋先生一樣，以觀鳥會主席的身份教授觀鳥，感覺上好比一個故事到了結局時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真的希望座中的同學有人二、三十年後，擔起觀鳥會的大旗，把故事延續下去。

2004年我出任主席已七年，按觀鳥會的不成文傳統是交棒的時候，感謝張浩輝博士以大無畏精神接手這個份量不輕的重擔。我移交給他的香港觀鳥會再不是以前的簡單興趣小組，觀鳥會架構有：董事局、執行委員會、會員事務委員會、教育及推廣委員會、紀錄委員會、保育委員會、紅耳鴉俱樂部、中國自然保育基金委員會、各個鳥種的研究小組、駐英國代表、辦公室、職員、網站、資訊小組等。主席一職就相當於現今流行的「首席執行官」（CEO）。

離開主席一職，不等於與觀鳥會絕緣，透過觀鳥會的名義，我和張浩輝一起鼓勵中國內地的觀鳥者出版他們的觀鳥記錄，得到中國鳥類學會的配合，2003年的《中國鳥類年報》在2004年出版，收到這本書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從此外國觀鳥者到中國觀鳥都要爭取在我們本土出版的報告中記載了。此後兩年，收到的《年報》內容愈趨豐富，成績驕人。談到這裏，讓我想起主席任內的唯一遺憾就是香港鳥類年報嚴重脫期，不過香港大家都忙，有些事情實在沒有辦法。

最近兩、三年（2005-2007），我還掛名為國際鳥盟和觀鳥會共同協作的中國項目指導委員會主席，協助內地的鳥會成長和增強實力，主力的工作由張浩輝執行，詳情見《會員通訊》205期。2007年底我連這個掛名主席也辭去了，只保留了我十分珍而重之的「榮譽會長」稱號。

回顧三十年，從觀鳥入門到教授觀鳥、從孤單觀鳥到服務香港觀鳥會、從單純觀賞到爭取保護鳥類的居所，從香港推廣到全中國，一步一腳印，沒有太多的思慮計算，祇是興趣驅使，自己開心，也希望更多人開心。這就是觀鳥的美妙神奇。

2006年剛開始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打算要創甚麼紀錄，因為那時預計會在年中離開香港。不過，我有決定找找看那些定期出現卻比較難看到的鳥種。直到一月中，當我發現最少會在香港留到秋天，那我想不如利用這期間儘量找，看看最多能找到多少鳥種。經過打聽，我發現以歷年計算，香港最高紀錄是328種，由Richard Lewthwaite在1995年締造。我檢查了一下香港最新的鳥種名單，將之分類為「肯定」，「有可能」，和「機會不大」，我估計有機會打破現存紀錄，不過需要很大的努力和一定程度的運氣。最重要的是，我必須留到年底。努力沒問題，另外兩項比較難說，不過，何妨一試？當時我並未想像到接下來會遇到怎樣的狀況。

## 一月

屬留鳥的厚嘴綠鳩和白額雁為這一年的罕見鳥種打開序幕。林村谷提供了一些好鳥，包括黃腹山雀和淡眉柳鶯，但是南生圍的一隻棕頭鷓鴣卻是屢訪不遇。在甩洲我看到了全年唯一一次的短嘴金絲燕和煙腹毛腳燕，雙雙在基圍上方飛過。有一次突然起主意到米埔找水鸕，鸕沒找到，卻意外發現了花臉鴨，而且還有更好的：遺鷗。但是好景不長，米埔因為禽流感在隔天關閉。我覺得不能去米埔的話，就連要接近Richard的紀錄都有點困難，差點想放棄。還好到了月底，我總共看到181種鳥種，也算是不錯的開始。

## 二月

我早在二月初就開始去蒲台，因為可以看到一些普通的冬候鳥。不過真正的好鳥要到月底才出現：一隻寶興歌鸕。一次在往蒲台的渡輪上，看到了一隻黑尾鷗，在米埔關閉的情況下可算是意外收穫。有一天上班前去九龍山引水道，看到了一隻山鵪鶉。在月中我出國的期間，大埔滘出現了一隻黃雀。回港後經過一番努力還是沒有找到牠，大概是無緣。米埔關閉，要看後海灣的鳥只好到尖鼻咀了。雖然鳥況跟米埔浮橋不可同日而語，但也出現一隻黑頸鸕。可惜那些大鷗和在深圳前海灣度冬的長尾鴨都沒有漂到香港來。儘管如此，二月可是貓頭鷹之月，包括大潭的褐漁鴉，林村谷的斑頭鸕鶿和領角鴉。結算下來，這個月只增加19種鳥，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 三月

月初大埔滘一行，在路邊就發現了黃雀在覓食，上兩星期牠都去哪了？三月份觀鳥大賽讓我有機會到尖鼻咀碼頭，也增加了一些本來以為因為米埔關閉而沒希望的水鳥，包括長嘴鸕。第二天去嘉道理農場，發現一隻渡冬的栗腹磯鸕。正在看牠的時候，收到電話說錦田來了一隻東方鴿。初時牠有點難找，不過最後還是乖乖的讓我們看清楚。觀鳥大賽當天在沙羅洞只聽到聲音的棕褐短翅鸕和鷓鴣，隔天終於都看到了。三月我多次出海，增加了好幾種海鳥紀

錄，包括兩種賊鷗，還有白額鳥鶯。這些可算是額外進帳，因為Richard當年幾乎沒看到海鳥。香港大學可說是看鸕的好地方，我一天內看了五種。在米埔持續關閉的情況下，蒲台變成熱門的觀鳥「勝地」，我幸運的把握了天時地利，在其中一次找到一隻黃眉鸕。又有一次我聽說橙胸綠鳩再度出現，第二天就馬上雇船出發，心想一定可以看到牠。唉，想得太美了！「鳥」無影蹤而且荷包受損。結果我是在另一次去的時候才看到牠。三月底，我的紀錄達到了232種。

## 四月

我在四月離開了香港差不多兩個禮拜，雖然離開的時機不理想，幸好沒有錯過太多。我在塋原看到一隻黃頭鸕鶿，但是去好幾次都沒發現那些常見的硫磺鷗。米埔在四月底重開，我終於有機會增加水鳥的紀錄。月底去了幾次蒲台和南面海域，再添一些海鳥紀錄，包括之前在香港只有一筆紀錄的短尾鳥鶯，以及一些常見的燕鷗。蒲台陸續幫我增加鳥種，包括赤腹鷹和白眉鸕，但灰臉鷗今年情況不太好，沒有多少紀錄。月底在米埔浮橋找到一隻史氏蝗鶯在紅樹林唱歌。最後一天清晨，大埔滘之行意外地成功，我看到了前一天被發現的仙八色鸕。(Graham，託了您的福！—編者)這是預估只有2%機會看到的鳥！這個月大大增加了45種，主要是因為米埔重開的關係。

## 五月

五月我發現了兩種香港新紀錄：塋原的一隻粉紅胸鸕，和蒲台的赤翡翠。後者很飄忽，只有我清楚看到，另外還有幾個人幸運的看到牠飛過。在城門看到了棕腹杜鵑，現在已是香港常客，在大埔滘也有發現幾隻。多次去西貢都沒有找到黑冠鵑隼，倒是輕鬆看到紅翅鳳頭鵑和大擬啄木鳥。五月看了一些夜行鳥類，包括榕樹澳的普通夜鷹和屏崗的黑冠麻鷺。塋原還是年度好鳥的熱點，包括有紫背葦鶯，北鸕和董雞；而南涌，一個被「低看了」的點，則有一隻水雉。米埔來了一隻勺嘴鸕，雖然到得有點晚，還是受到熱烈歡迎。這個月去大帽山看了一些常見的高原鳥種，但鳳頭鷓鴣和茅荻草鷓鴣卻沒有出現，看來牠們都不再在這區繁殖了。我聽到報告在荔枝窩發現黃嘴栗啄木鳥，為了找牠，我隔天早上四點就步行進去了。我滿懷希望，深信天一亮就會看到牠，可是經過大規模搜索，依然是音訊全無。五月底我突破300大關，總數到達306種。

## 六月

六月鳥況不好，只增加了香港公園一隻紅領綠鸕鶿。雖然繼續去大帽山，卻未能增加任何紀錄。

## 七月

一如預計，七月也很差，還好南生圍來了一隻栗樹鴨，總

算有增加。我繼續尋找鳳頭鵙，不過就轉移了路線：屏山一帶以前是看鳳頭鵙的熱點，但還是毫無結果。

## 八月

八月也很靜，只有月初一個颱風把一隻白斑軍艦鳥吹進吐露港，我剛好來得及在離港放假之前看到。

## 九月

我知道如果認真想破紀錄的話，勝負就看最後這幾個月，我只好拼盡全力，而且祈禱今年鳥況良好。

這個月一開始很順利，在甲龍看到一隻白眉鶇。不過隔天去東平洲找褐胸鶇卻無功而返。幾天後再去甲龍找松鴉，松鴉沒看到反而發現了褐胸鶇。有一天非假日去了蒲台一趟，因為前一天有人看到了虎紋伯勞，結果我們費盡力氣，在渡輪快開的時候才找到這隱秘的鳥。一個清晨去了甲龍，想找一隻前一天出現過的灰頭綠啄木鳥，失敗。終有一天會讓我在香港看到啄木鳥嗎？我跟環誌組去米埔，找到灰腳柳鶯，不過下午出現兩個更重要的紀錄：塱原一隻黑鴉，大埔滘一隻烏鶇。蒲台仍然是我增加鳥種的好地方，有三寶鳥，烏鶇和北椋鳥。在尖鼻咀徒勞幾個鐘頭後，回到辦公室就收到電話說梧桐寨有斑姬啄木鳥。十分鐘的距離，我猶豫了一下，結果還是去了。這決定讓我得到好的回報，我終於第一次在香港看到「啄木鳥」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一隻早到的葦鶇出現在落馬州，這一筆稀有鳥種紀錄就為這個月畫上完美句號。夏天三個月共加三種，加上這個月13種，我的總數達到322，距離紀錄只差6種！

## 十月

我以為九月已經夠棒，沒想到十月更好。月初一個非假日跟環誌組去米埔，看到稻田葦鶇、鶇鶇、栗喉蜂虎，還有阿穆爾隼。憑著通報，我在粉嶺附近找到一群黑冠鶇隼。現在我已經平了Richard的紀錄，只要再多一種就可以創新紀錄。終於，大埔滘一隻紅胸啄木鳥讓我達成目標。雖說是常見鳥，這卻是我今年頭一次看到牠。去塱原沒有找到厚嘴葦鶇，不過月中和環誌組去米埔讓我增加一筆白喉林鶇紀錄，也是香港的第二次紀錄。蒲台仍然不斷讓我增加鳥種，包括鳴鶇，紫背椋鳥，以及暗綠柳鶯。這個月的高潮出現在米埔。我正在塱原觀鳥的時候，接到電話說有兩隻疑似棉鳥的鳥，我趕到現場為牠們確認「身份」。當天那兩隻棉鳥為很多在場人士帶來觀鳥的樂趣。我覺得運氣很好，於是決定去九龍坑山找紅角鴉。果然，牠就停在路邊一枝橫枝上。月底統計我達到339種。可以到350嗎？

## 十一月

月初，在大埔滘順利找到一隻黑眉柳鶯，不過就花了我一整天。在九龍坑山又發現另一隻紅角鴉，證明是看這鳥的

最佳地點。我繼續在甲龍和大欖涌水塘一帶搜尋松鴉，沒有結果。年度好鳥大部份都在后海灣出現。一天下午接到電話，馬上趕到九鐵濕地看香港第一次發現的小白額雁。在米埔也找到我期待的中華攀雀，另加意料之外的達烏裡寒鴉，牠們最近好像成為固定的冬候鳥。正在做水鳥調查的時候來了一個電話，我馬上飛奔到馬草壟去看山麻雀。這個月的最後一隻好鳥是塱原看到的棕三趾鶇。我現在的紀錄是345種，我必須在12月20號以前增加5種，因為我輕率的答應了女友，聖誕節去加拿大陪伴寂寞的她。二十號就是我2006年在香港觀鳥的最後機會了。

## 十二月

今年唯一一張超速告票，是趕去米埔看「西方」秧雞的時候收到的。結果我沒看到鳥，牠剛走了十五分鐘，正是我被停下來抄牌的時間。不過，第二天我把牠看了回來，而且加一隻前幾天已被發現的小嘴烏鴉。我滿懷希望的去尖鼻咀，以為最少可以找到一隻還沒看到的大鴉。雖然出動專家幫忙，但沒有就是沒有。又去錦田後山幾次，依然沒有鳳頭鵙的蹤影。只剩十五天，我專注在米埔和梧桐寨，因為我相信這兩個地方最有機會出現新鳥種。結果我在米埔看到紅頭潛鴨，梧桐寨也有一隻色彩奪目的日本歌鴉雄鳥，我期待的橙胸鶇倒是沒有。有一天我整晚躲在林村的溝裏，還是沒找到東方秧雞（最近分拆的鳥種）。總數到達349，我幾乎想不去加拿大，不過經過再三考量，還是按原定計劃去度假了。

結果就是這樣：349種，其中8種是D類型。按學術上的分類，最近有建議斑嘴鴨分為兩種，如果照這樣的話，我可以自稱看到350種了。另外，我有看到「東方型」杜鵑，最近也被分為兩個不同種。回顧這一年，其實我運氣很好。除了鳥況好，也因為有海鳥調查，和經常有人去蒲台的關係，海鳥的種數得以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如果米埔沒有關閉，而我在四月和十二月又沒有出國的話，那我的紀錄會是多少呢？我估計有可能是365。

為了達成這次的紀錄，我花了好多心力。計算下來，這一年我觀鳥超過150天，去蒲台共28次，米埔33次。年度必看鳥以米埔出現最多，有128種，其次是蒲台：43，塱原：31。我沒有記錄車子開了幾公里，但以香港這彈丸之地來算，可說非常多。從科學角度看，年度紀錄並沒有真正價值，不過，我花了很多時間找鳳頭鵙和松鴉都沒找到，憑這點，可以猜測牠們已經不在香港繁殖了。

最後，我很慶幸香港有越來越多熱愛觀鳥的人，全靠他們找到許多重點鳥，而且願意和我分享。沒有你們，我的紀錄是不可能達成的。感謝大家！



去年十月十四日到濕地公園當觀鳥導賞，下午在泥灘觀鳥屋時，首先發現4隻像蜂虎模樣的鳥兒站在枯枝上。後來借來單筒望遠鏡一看，確定是栗喉蜂虎，還可能是一家四口。有中間尾羽特長的、有短的、也有沒有中央尾羽的。

後來在下午接近四時更有另一驚喜：組員鄭炳權先生在找尋鳥蹤給遊人觀看的時候，突然發現一隻黃綠色的鳥兒降落在中間土堆的草地上，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草鶯，而且更好像有思想向觀鳥屋靠近，於是我立刻呼籲鳥屋內的遊客安靜地等待牠走過來，而牠在抖鬆羽毛時更像駝鳥一樣，很幸運地後來更以模特兒的娜多姿行天橋般姿態向我們靠近。在擾攘了近十分鐘後，由於幾次啄食都不得要領而放棄，最後更放下幾兩後傲翔而去！

## 紅耳B失蹤之謎？

— 壞蛋1號

春天是很多雀鳥的繁殖季節，辦公室在九龍公園附近的我，有天收到鳥友報料，在九龍公園瀑布旁的樹叢隱藏著珠頸斑鳩的巢，我便在午飯後走去看看，可是卻找不到。在我回程途中見到一個奇怪景象，在公園內一條主要行人徑旁的長椅睡著一個中年漢，有一隻紅耳鶯突然飛到椅背上距中年漢身旁不到半米的位置察看牠，我心想哪有這麼大膽地雀鳥啊！紅耳鶯確定中年漢已熟睡後，便轉身飛到椅後的灌叢上，這次更厲害，來一招空中定點振翅！細看之下終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原來紅耳鶯在灌叢築了巢，巢中還有三隻雛鳥。這隻紅耳鶯真的很大膽，巢的位置距離這條熙來攘往的行人徑只一米左右，高度亦是大約一米，途人真的是觸手可及，真替這巢紅耳鶯擔心！

翌日和同事帶了相機及長微距鏡頭，在數米外拍攝一下親鳥餵哺過程和雛鳥樣貌，並計劃每隔數天來拍攝，

記錄紅耳B的成長。紅耳鶯的父母其實是有警覺性的，我們拍攝的位置較途人經過巢的距離遠得多，但因為我們不是「掂行掂過」的途人，牠們見到我們時都不會輕易入巢，所以我們要企到更遠的地方去等候。這對紅耳鶯真是奇怪，既是怕人接近，為何要在這麼顯眼的位置築巢呢？

又過一天，我獨自走來拍攝，但巢內的雛鳥居然全不見了，而且巢內是乾乾淨淨的，而且我更見到一隻紅耳鶯親鳥在巢上的枝頭探看，好像也不知發生何事。按道理紅耳鶯沒能力攜子女搬家的，究竟是貓兒捉了、無聊的途人抬了，還是甚麼原因呢？我感到很可惜，我的疑惑相信難以找到答案，唯有慢慢去接受這個現實……

按：讀者緊記遇到鳥巢要很小心，不要近距離靠近，逗留時間亦是越短越好啊！



## 許維樞先生訃文

本人謹代表香港觀鳥會董事會及全體會員，向中國鳥類學會原副理事長及我國著名鳥類學家許維樞先生致萬二分敬意，對其逝世感到十分惋惜，他的辭世不僅是我國鳥類學界的一大損失，也令我等後輩損失了一位良師。為了承繼許先生一生的職志，本會將會繼續緊守崗位，努力為鳥類研究貢獻一分力。

許維樞先生千古！

香港觀鳥會主席張浩輝致意



### 許維樞先生簡歷

許維樞，男，漢族，1930年7月16日出生於天津市薊縣，北京自然博物館研究員。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北京自然博物館動物學研究室、生態學研究室主任。1992年退休。曾任中國動物學會理事、常務理事（1979-1992）、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學會秘書長（1988-1992）、中國鳥類學會副秘書長、副理事長（1980-2002）、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中國委員會秘書長（1996-2008），《中華大典》生物典編委（2007）。在國外，被推選為英國鳥類學會（BOU）通訊會員和榮譽會員（終身）、美國鳥類學會會員（終身）、國際鳥類學大會名譽副主席（1986-1990）、第23屆國際鳥類學大會秘書長（1998-2002）。曾先後出訪美國（3次）、英國（2次）、澳大利亞（2次）、加拿大（2次）、印度、新西蘭、奧地利、義大利、南非、埃及以及香港和臺灣進行訪問研究和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主要從事鳥類分類學、生態生物學及遷徙的研究。從事自然歷史教育和鳥類學研究四十年。首次在國內對白冠長尾雉和白頸長尾雉蛋殼進行掃描電鏡的對比觀察，為鳥類學系統分類提供了新的指標。在鳥類遷徙方面，在北戴河進行了長達十年的種群動態的開創性研究，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和好評。1988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科學進步二等獎。自1993年享受國務院發給的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獲得中國新聞出版署《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輯出版榮譽證書、兩次獲得北京科學技術協會王大珩、顧方舟銅質獎。發表專著8部，論文及學術報告近100篇。代表性著作有《中國野鳥國鑒》、《中國猛禽—鷹隼類》、《中國動物志》（鳥綱第8卷、第9卷）、《世界國鳥與代表鳥》等。

【本文所登載紀錄仍有待確認，請會員盡量以記錄卡或電子檔案提交所有觀鳥紀錄。】

### ▲二零零八月一月

本月（甚至是本世紀）的焦點可說是於西貢錄得的白嘴潛鳥。同樣可能是於本港首次錄得的，還有於米埔入口旁拍得的褐頭鵝和一隻屬於*kanoi*亞種的白腰雨燕。而一系列罕見的鷗、鵝、鶯和鶻亦令本月錦上添花。

1日於蒲台再次錄得那過冬的比氏鶻鶯和紅胸姬鶻，同日錄得的還有一隻鷓鴣和一隻普通朱雀 (EMSK, GW)。而次日於大埔滘則錄得一隻雄性小仙鶻 (EMSK)（相信跟十二月尾首次錄得的是同一隻，直至本月20日前仍間歇性錄得）。

首星期其他值得留意的報告還有：於塋原錄得的一隻紅胸田雞和兩隻過冬的黃頭鵝鶻 (MK, PW, Hey)；於城門、大埔滘和梧桐寨錄得的一隻白眉地鵝 (GH, KPK, EMSK)；於城門錄得的一隻橙頭地鵝、黃胸柳鶯、疑似四川柳鶯和白眶柳鶯 (GH)；及於荔枝角錄得的一隻淡腳樹鶯 (YTC的相片詳見於HKBWS 網站)。

10日於米埔入口旁拍得一隻可能是本港首次錄得的褐頭鵝 (TC)，可惜有關消息直至21日才獲得發放，及後已不見其踪了。

一小撮有決心的鳥友於11日到荔枝角未能發現淡腳樹鶯，卻驚見一隻沙白喉林鶯 (GT, PJJ)（是該品種於本港錄得的第二個紀錄），而期間所拍得的優質相片更幫助了識別的過程 (MK, PW, MH)。

13日於?園錄得兩隻紅臉繡眼鳥 (GH)，而一月的水鳥普查所錄得的記錄則包括一萬五千九百隻反嘴鵝，以及於世界自然基金會新鳥屋前錄得的北極鷗和遺鷗 (YYT)（兩者均為本冬季的首個紀錄）。同期於后海灣泥灘還錄得一隻小青腳鷗 (YYT)。期後於浮橋仍不時錄得一至兩隻遺鷗，卻未有再次錄得北極鷗。

米埔入口旁的魚塘於某些日子吸引了一小群的家燕、多達七十五隻金腰燕和一大群的小白腰雨燕，18至24日期間更錄得多達三隻短嘴金絲燕 (KJ, YYT)，而24日還錄得一隻屬*kanoi*亞種的白腰雨燕 (PJJ, MH)（可能是該類於本港首個獲確認的記錄）。同期其他值得留意的記錄還包括：於凹頭錄得的一隻普通秧雞 (JAA)；於甲龍錄得的三隻綠翅短腳鵝；及於南生圍錄得的一隻白眼潛鴨 (JAA)。

25日於西貢對開伙頭墳洲錄得的一隻白嘴潛鳥 (YYT) 進一步把本月的興奮度推到高峯。期間一股寒流橫過南中國海岸，令天氣持續寒冷。該鳥不單是於本港及廣東首次錄得，於全中國亦只曾錄得三／四次，可惜除了次日外，便不見其踪了。

這個精彩的一月最後由於米埔浮橋錄得的一隻勺嘴鵝和漁鷗 (CHF)，以及於碗窰和大埔滘錄得的一隻黃胸柳鶯 (WT) 作為終結。

### ▲二零零八月二月

持續寒冷的天氣為中國中部帶來這四十至五十年來最大的雪災，成為整個農曆新年的話題——電纜因積雪而中斷，令多個城市連日電力中斷；及上百萬的人被困於火車站以及火車和巴士內。從報章及電視新聞所見那被雪完覆蓋的湖南和廣東北，不禁令人相信香港數百公里外的湖亦已結冰。湖南和廣東北的冬候鳥雖然於這種情況下必然會離開，但來香港的冬候鳥卻沒有明顯增加。唯一與這天氣相關的便是於后海灣突然出現的二百五十隻白骨頂以及於西貢郊野公園和貝澳錄得的一百隻以上的鵝和鶻。不禁令人好奇中國沿岸以及海南和台灣的情況。





無論如何，二月依然錄得不少精彩的記錄，包括一系列罕見的鶇（當中的銹胸藍姬鶇更是於本港首次錄得）。

1日先有於九龍長沙灣家鴉群中錄得的一隻達烏里寒鴉 (GC)（該鳥被指於兩個月前已被發現），以及於林村谷錄得的普通夜鷹 (KPK)。接著3至4日的記錄則包括：於大埔滘岬角錄得的一隻栗頭鶇鶯 (RB)；於米埔錄得的一隻鶇鶇；以及於沙田小瀝源錄得的一隻雄性小仙鶇。

7日於西貢白沙澳錄得的鶇和鶇包括：六隻紅尾歌鶇、三隻紅脇藍尾鶇、十五隻灰背鶇、十隻烏鶇、七隻烏灰鶇、兩隻赤胸鶇及一隻虎斑地鶇 (PJL)。兩日後則於西貢郊野公園錄得更多，包括：十隻紅尾歌鶇、十三隻北紅尾鶇、二十隻紅脇藍尾鶇、三十九隻灰背鶇、十一隻烏灰鶇、兩隻赤胸鶇及五隻虎斑地鶇 (PJL)。9日於北潭凹亦錄得一隻橙胸姬鶇 (PJL)。

11至15日於大嶼山貝澳亦錄得接近數目，包括：十四隻紅脇藍尾鶇、十隻北紅尾鶇、七十隻灰背鶇、十隻烏灰鶇、三隻白眉鶇、三隻斑鶇、兩隻赤胸鶇及六隻虎斑地鶇 (PA)。於同一地點錄得的還有一隻寶興歌鶇（雖然從相中羽毛的受傷情況估計該鳥曾被捕捉過）以及多達十隻紅喉姬鶇 (PA)。而月尾於貝澳拍得的一隻褐漁鶇和一隻普通秧雞 (NLY, LEL) 的照片詳見觀鳥會網頁）則進一步顯示其生境的多樣化和質量。可惜的是大部分貝澳的地均被發展為村屋中。

另一方面，以往經常錄得鶇和鶇的地方，包括新浪潭-船灣-烏蛟騰一帶、石崗機場路、鳳園、沙螺洞、大埔滘和梧桐寨卻只錄得少數，估計是由於這些冬候鳥已開始本地化。

一隻相信是由於惡劣而來到的一隻銹胸藍姬鶇是本港和廣東的首個記錄。該鳥自12日於荃灣某一河溪石床被拍得後 (AC)，便一直逗留至22日。

寒冷的第三個星期帶來的報告包括：於林村錄得的一隻普通秧雞 (EMSK)；於下山花錄得的一隻雄性棕腹大仙鶇；於梧桐寨錄得的那隻過冬的牛頭百勞、一隻日本歌鶇、一隻橙頭地鶇和一隻雌性棕腹大仙鶇 (EMSK)；於大埔滘錄得的那隻逗留了很久的黃嘴栗啄木鳥、一隻日本歌鶇、一隻屬明顯 “cognita” 型的白眶柳鶇、一隻疑似棕腹仙鶇、一隻橙胸姬鶇和一隻雄性藍喉太陽鳥 (SLT, KPK, GH, MK, PW)。此外，於鳳園 (RWL)、南丫島和貝澳 (GM, SS) 的照片詳見觀鳥會網站）則錄得至少三隻雄性烏灰鶇（其上背的顏色明顯比頭和胸淡），而於梧桐寨還錄得一隻剛死去的雄性 Chinese Blue Flycatcher (EMSK)。

綜合情況，黃眉柳鶇和方尾鶇於這寒流期間的報告均寥寥無幾 (MDW, GJC, GW)，大埔滘岬角有死去或垂死的暗綠繡眼鳥 (RB)，而蒲台則沒有過冬的紅胸姬鶇和比氏鶇鶯 (GW)。

於蒲台，月中及月尾均錄得一隻相信是紅喉潛鳥的潛鳥品種（可能只是於本港錄得的第三個記錄），而27日則錄得五隻扁嘴海雀。

於后海灣，先是17日錄得二百五十隻白骨頂（是這個冬季第一個數量較多的聚集），而23日則錄得一隻卷羽鶇鶇成鳥。

最後一個星期中值得留意的報告則包括：於鳳園錄得的一隻巨嘴柳鶇 (GH)；於錦田錄得的一隻矛斑蝗鶇；以及於梅子林錄得的一隻白眉地鶇和比氏鶇鶯 (GC)。



## ▲二零零八月三月

本月最值得紀念的便是於蒲台拍得的一隻藍臉經鳥，而後海灣亦錄得多種的鷗。

2日於南丫島錄得一系列的鷗和鶉流入，包括：三隻紅尾歌鵙、八隻北紅尾鵙、三隻紅脇藍尾鵙、二十九隻灰背鷗、十七隻烏灰鷗、五十八隻未能分辨的 *Turdus* 鷗和三隻虎斑地鷗 (JAA)。

首星期其他值得留意的報告則包括：於後海灣錄得的一隻細嘴鷗、一隻漁鷗和那卷羽鷗鵙成鳥 (GJC, DAD, YYT)；於貝澳和林村錄得的一隻普通秧雞 (SS web-site photo, EMSK)；於梧桐寨錄得的一隻橙頭地鷗；於坪朗錄得的一隻白喉磯鷗 (EMSK)；於華景山莊錄得的一隻鳩姬鷗 (TJW)；以及於新浪潭錄得的一隻在唱歌的黃胸柳鶯 (RWL)。

8日從浮橋看見一隻鷗嘴鷗 (GJC) (比之前最早的春季紀錄還要早六日)，另錄得一隻飛過米埔教育中心的黑鵝 (YYT) (比之前最早的紀錄還要早至少六個星期)，而於大埔滘岬角則錄得黃嘴栗啄木鳥的叫聲 (R&KB)。

接著是一段安靜期，直至13日才開始有值得留意的報告：13日於蒲台錄得的六隻扁嘴海雀 (GW) 及於大埔滘拍得的一隻棕腹大仙鷗 (FSP)；次日於新浪潭錄得的一隻斑姬啄木鳥 (RWL) (首次於新浪潭錄得)；接著數日於後海灣錄得的一隻堪察加海鷗、一隻漁鷗和四隻灰背鷗；於船灣錄得的一隻虎斑地鷗；於貝澳和石澳錄得的一隻丘鷗；於石澳錄得的二十隻灰背棕鳥；於大埔滘錄得的二十隻黑短腳鷗和一隻藍喉太陽鳥；以及於塱原錄得的一隻紅胸田雞、普通燕鴿和金頭扇尾鶯 (GJC, EMSK, DB, RWL, PA, Hey)。

18日拍得一隻藏身於一群休氏銀鷗中的藍臉經鳥幼鳥飛過蒲台 (GW) (可能是本港及中國的首個紀錄)。

21至24日復活節期間錄得的新鳥報告包括：於米埔錄得的一隻棕頭鷗、一隻西伯利亞銀鷗、一隻堪察加海鷗和一隻長嘴半蹼鷗 (GJC, MDW)；於大埔滘錄得的一隻鳳頭蜂鷹 (KPK)；於十壆錄得的十隻蛇鷗 (MDW)；於坪朗錄得的一隻黑枕黃鷗 (EMSK)；及於蒲台錄得的一隻白額鸛和五隻扁嘴海雀 (GW)。

其後鳥流開始減弱，直至本月的最後一日一股強流由東方流入。鷹鷗和鷗的數目比過去同期為少，灰臉鷗只得兩隻 (26和30日於蒲台錄得)，而瓣蹼鷗群更是沒有記錄。然而，綜合觀鳥熱線於這期間的報告則十分有趣，包括於蒲台錄得的一隻黑翅鷗、一隻戴勝、一隻灰山椒鳥、一隻遲來的紅脇藍尾鵙、一隻赤胸鷗、單隻北灰鷗、單隻棕尾褐鷗、單隻黃眉姬鷗和單隻紅喉姬鷗、一隻疑似紅胸姬鷗、多達三隻白腹藍姬鷗和一隻淡腳柳鶯 (GW, EMSK, MK, PW)；於米埔錄得的四隻小青腳鷗、一隻堪察加海鷗、多達三隻西伯利亞銀鷗、一隻灰喉針尾雨燕、一隻三寶鳥 (30日錄得, GJC, 比之前最早的春季紀錄還要早九日) 和一隻冕柳鶯 (GJC, YYT)；於大埔滘岬角錄得的一隻丘鷗和十四隻黑短腳鷗 (K&RB)；於梧桐寨錄得的五隻紅尾歌鵙和一隻棕尾褐鷗 (EMSK)；於大埔滘錄得的三隻白腹藍姬鷗 (KPK) 和一隻白喉斑秧雞 (30日錄得, K&RB, 是本春季的第一個記錄)；以及於長洲錄得的五百隻家燕 (MDW) (可能是後海灣以外春季的最高紀錄)。

# 香港觀鳥會-2008年7月至12月活動預告

## 野外觀鳥

日期	時間	地點/集合地點及時間	難度(1...3)	目標鳥種
05/7/2008 (六)	0800 - 1300	城門 (紅耳鸕俱樂部領隊) (08:00荃灣港鐵站, 恆生銀行)	★★	林鳥
06/7/2008 (日)	0800 - 1200	塔門 (08:00 馬料水碼頭, 1200於塔門解散)	★★	燕鷗
02/8/2008 (六)	0800 - 1300	香港仔水塘 (紅耳鸕俱樂部領隊) (0800中環港鐵站, B出口, 恆生銀行)	★★	林鳥
17/8/2008 (日)	0800 - 1600	米埔 (08:00九龍塘地鐵站(根德道出口)或09:00 米埔停車場集合, 15:00 乘巴士回程, 16:00 回到九龍塘)	★★	早到的過境遷徙鳥
06/9/2008 (六)	0800 - 1300	南生圍 (紅耳鸕俱樂部領隊) (08:00元朗恆香餅店)	★	水鳥
14/9/2008 (日)	0800 - 1600	米埔 (08:00九龍塘地鐵站(根德道出口)或09:00 米埔停車場集合, 15:00 乘巴士回程, 16:00 回到九龍塘)	★★	早到的過境遷徙鳥
21/9/2008 (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	過境遷徙的林鳥
28/9/2008 (日)	0800 - 1600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 (08:00香港仔公眾碼頭, 近逸港居) 注意: 由於路程頗長, 所經之處都是開闊海域, 風浪較大, 部份人士可能感到不適。	★★★★	海鳥
12/10/2008(日)	0800 - 1200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08:00 嘉道理農場入口)	★★	猛禽
19/10/2008(日)	0800 - 1600	米埔 (08:00九龍塘地鐵站(根德道出口)或09:00 米埔停車場集合, 15:00 乘巴士回程, 16:00 回到九龍塘)	★★	過境遷徙鳥
26/10/2008(日)	0800 - 1200	鶴藪 (08:00 粉嶺港鐵站, 粉嶺名都出口)	★★	過境遷徙鳥
09/11/2008(日)	0800 - 1200	城門 (08:00荃灣港鐵站, 恆生銀行)	★★	田鳥
16/11/2008(日)	0800 - 1200	城門 (08:00荃灣港鐵站, 恆生銀行)	★★	林鳥
23/11/2008(日)	0800 - 1200	梅子林 (08:00大水坑馬鐵站, B出口)	★★	林鳥
14/12/2008(日)	0800 - 1200	貝澳 (08:00東涌港鐵站, B出口)	★★	林中及田野的冬候鳥
21/12/2008(日)	0800 - 1200	沙羅洞及鳳園 (08:00 大埔墟港鐵站, 的士站)	★★	林中及田野的冬候鳥
28/12/2008(日)	0800 - 1200	大埔滘 (08:00大埔滘公園仔停車場)	★★	林中冬候鳥

## 室內講座

日期	時間	題目	講者	地點	備註
18/6/2008 (三)	1900 - 2100	(1)雲南西雙版納生物多樣性保護走廊計劃 (2)雲南觀鳥	董江天(麥荳) 孔思義 黃亞萍	香港童軍中心1113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不需報名 先到先得
23/7/2008 (三)	1900 - 2100	香港冬季及春季鳥種	張浩輝博士	香港童軍中心1113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不需報名 先到先得
20/8/2008 (三)	1900 - 2100	猛禽辨認	張浩輝博士	香港童軍中心901室 (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	不需報名 先到先得

# 香港觀鳥會·活動報名表格

本人欲報名以下香港觀鳥會活動：(請在適當地方☑)

## ▲米埔活動

- 2008年8月17日(星期日) (\_\_\_\_\_位會員\_\_\_\_\_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_\_\_\_\_。
- 2008年9月14日(星期日) (\_\_\_\_\_位會員\_\_\_\_\_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_\_\_\_\_。
- 2008年10月19日(星期日) (\_\_\_\_\_位會員\_\_\_\_\_位非會員) 使用旅遊車總人數為\_\_\_\_\_。

##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觀鳥

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 (\_\_\_\_\_位會員\_\_\_\_\_位非會員) 總人數為\_\_\_\_\_。

\*本會將於活動舉行前約兩星期通知報名者，一旦被確定，參加者無論能否出席，都必須繳付所需的交通費用。如果是次活動因惡劣天氣或特殊情況取消，本會將會退回所繳交之費用。

按照香港警務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規定，所有米埔活動參加者需預先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或護照號碼)，以便登記進入后海灣禁區(米埔浮橋道)及米埔自然保護區。

## ▲米埔活動 (會員不使用旅遊車無須繳付車費；非會員不論是否乘坐旅遊車都需要繳交港幣\$60)

[車費：會員港幣\$40 學生會員港幣\$20 非會員港幣\$60]

## ▲蒲台及香港南面水域觀鳥

[船費：會員港幣\$160 非會員港幣\$200]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姓名	會員號碼	香港身份證號碼 (米埔活動必須填寫)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費用

現付上劃線支票港幣\_\_\_\_\_元(支票抬頭：香港觀鳥會有限公司)

姓名：\_\_\_\_\_ 會員號碼：\_\_\_\_\_ 電郵：\_\_\_\_\_

手提電話：\_\_\_\_\_ 日期：\_\_\_\_\_ 簽署：\_\_\_\_\_

請將填妥的訂座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九龍彌敦道480號鴻寶商業大廈14樓

## 注意

- 請於活動舉行最少兩星期前報名，名額先到先得，所有活動本會會員有優先參與權利。
- 活動如有更改，將於本會網頁內(www.hkbws.org.hk/BBS/)公佈，敬請留意。
- 惡劣天氣安排：如活動當天早上7:00天文台仍然懸掛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當日活動將會取消。如活動進行中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領隊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繼續或取消其餘行程。如活動當日遇上有關天氣問題，可致電 9457 3196 向當天領隊查詢。

**免責聲明：**任何人士因參與本會活動而導致任何經濟或其他方面的損失或損害，香港觀鳥會不會承擔任何財政或其他方面的責任，參加者須自行承擔所有責任及宜購買適當保險。